尚書辨解

尚書辨解卷八

呂刑

呂刑者。呂侯爲穆王司寇。王命之訓刑。以誥四方也說者謂穆王巡遊無度。鬻獄以供侈費。不可爲訓。非也。今讀其辭。謂蚩尤妖妄。苗俗信鬼。淫刑自滅。古帝隆典弼教。制刑惟中。元命配天。前此訓誥所未發。即夫子務民義。遠鬼神。懷德懷刑之意。蓋天壤之閒。惟此民彝。王者明刑敕法。善有賞。惡有罰。馭世之常典也。姦宄譸張。惑世誣民。謂禍福可倖免。命討不在天。威福不由上。邪說橫行。徂詐相欺。人心以敝。風俗以

澗蚩尤所以猖狂。苗民所以妄作也。故夫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語不及神怪。教不越中庸。正人心。息邪說。所以爲明刑弼教之大端。成穆穆明明之化者也。呂命及此。焉得以人廢言。自三代之盛也。訓辭必稱卜筮。比其衰也。卜筮亦疑。周之盛也。訓誥必誦祖德。比其衰也。祖德亦玩。呂命遠引三后。而禁黜詛盟。亦申命之權也。至于刑獄之際。丁寧反覆。藹然仁人惻怛之心。蓋五刑出于五兵。五兵始于蚩尤。蚩尤妖妄。尚鬼喜殺。始造兵器。慘虐害民。軒轅誅之。其遺類爲三苗。淫用五刑。虞舜殺之。宥五

刑爲三居。是五刑之不用。自舜然矣。夏商以來。治亂迭興。兵獄相尋。勢不得盡廢五兵。而犯法者多。聖人焉能幷五刑去之。故事有作于亂人。始于夷狄。而不能盡廢者。佛教與肉刑是也。迄于周興天下初定。反者四起。周公破斧缺斨。再世不定。故五刑不得不用。其屬至于二千五百。周之法令。視前代加密。時使之然耳。觀大誥康誥立政諸書。聖人亦兢兢慮末流之無已。康王以後。五刑之屬。遂多至三千。穆王乃作祥刑。其眞仁人之心哉。儒者謂肉刑爲先王之法。夫割人肢體。無異屠牲。先王豈忍爲此。旣謂不能盡去。而

擇其疑者贖之贖又疑者赦之不實者無聽可謂曲當矣有罪必刑而全活亦多所以穆王享國長久壽年百有餘歲不可謂非仁人之報而儒者必以爲先王之法不許殺又不許贖嗚呼此豈聖人錄辭刑之意鄙儒所以爲固執而不通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句耄句音冒荒度訖作刑以詰四方

此節史臣記作訓之故呂呂侯爲王司寇王命之作誥以告四方也呂後封于甫故亦謂之甫刑命辭命王穆王名滿年過四十始卽位在位五十五年享國百年者史臣約壽歲通言之也八十九十曰耄作呂

刑時王年已耄也荒大也度量也作刑作贖刑也呂伯恭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姦宄日勝作書于耄年閱世故察物情者熟矣古今犴獄言之畧盡其哀矜明練爲用刑者所宜盡心故夫子存之以示後世愚按此言最近或謂老耄荒憒作訓者過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痴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乂刵二椓捉黥擎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次平聲有辭民興胥漸尖泯泯棼棼罔

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
罔有馨香德刑句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
降格羣后之逮在下句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
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
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在下

此節敘五刑所由始在古淸明之世常道立而風俗醇民無邪慝循理樂生上懸法而示之下緣法而守之無昏淫之行無慘刻之政至于季世姦宄嗣興譸張爲幻邪說誣民變常亂紀五兵五刑所由作也蚩尤古妖人九黎之君鴟妖鳥鴞義猶言凶德人道好生鬼道好殺矯虔强殺也苗民苗國之民蚩尤之遺種靈善也言三苗之君不以善治其民作五虐之刑自稱爲常法也劓割鼻刵割耳椓斷陰黥刺面皆五刑之屬始淫放爲此刑後遂泛濫麗刑者並制不分

有辭無辭蓋獄有辭則直無辭乃屈也胥漸相染也泯泯棼棼昏亂之象罔中于信上下相詐也以覆詛盟爲詛盟以自掩也虐威庶戮上用虐威衆庶被刑戮也德刑猶康誥所謂義刑義殺也發聞猶升聞也惟腥惟刑惡腥穢也皇帝謂上皇古帝如軒轅征蚩尤顓頊革九黎舜遷三苗有五刑皆是也報虐以威謂蚩尤三苗暴虐皇帝治之以威也無世在下無遺種在下國也重黎二官名羲和之後重司天主治曆明時及祭祀鬼神之事黎司地主辨方正俗體國經野之事蚩尤能興雲致霧飛騰變化苗俗效之如所

謂天神降人昇天禱祀符説之術以扇惑愚俗故聖人設官分職燮理幽明辨別人鬼經紀天地息邪説以宣正教布彝常于天下也罔有降格者言百神秩祀典禮脩明非其鬼而祭之則神不至也羣后之逮在下者天下諸侯及臣民也明明清明也棐常猶言靡常政治昭明善則賞惡則罰無偏主也鰥寡無蓋言窮民隱情皆得上達也清問理其寃也有辭于苗謂無罪而陷于苗人五虐之刑者皆得辯訴也德威德明以德治民而民畏服也三后三君謂伯夷禹稷也伯夷爲舜秩宗降其典禮以折民之邪僻爲之儀

刑所謂齊之以禮也殷當也言皆務教養體當民情不貴刑殺也士獄官制刑齊民合于中道以教民祗敬于德非專用刑也穆穆以下贊聖治穆穆君德之和也明明臣職之清也灼光也惟德之勤以德勤民也如是而猶有匪彝者然後明于刑之中率循而乂治之匪彝猶言亂常典獄司刑也訖猶及也言法非但訖于可威者謂小民也惟訖于富者謂豪右也敬忌者中心敬謹畏忌制獄之本也罔有擇言在身謂公平無私在己者皆可告人不須擇而後言也是能合天德自立生命配享上帝在下國也元始生也天

道好生司刑者能重民命是自爲元始造命配天受享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再約上文申戒也司政典獄呼四方諸侯也言非爾爲天之民牧乎爾今何監非是伯夷播禮惟刑之事當迪行乎爾今何懲惟是苗民不察于獄之麗不擇善人不觀五刑之中惟是庶民則威虐偏奪于富者

之貨賄而以私意斷制五刑橫治無罪故上帝乃不蠲潔其所爲降咎于苗無辭于罰以絕世耳是乃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教以聽獄當勤而敬也父叔兄弟子孫徧呼諸侯及典獄羣臣也庶有格命言庶幾有感格爾之誥命

望其見聽也由從也慰安也勤勦獄勤勞也由其心本求安不厭詳愼誠意懇到自無寃獄此忠信之長可法也故曰罔不由慰日勤若有所戒而爲勤勉强欲速躁急任情惟求集事不顧民命此搏擊之吏不可爲也故曰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言刑法天所以整齊下民天不自刑以權俾我聽斷于一日之間生死出入所係甚重故刑可一日齊而民苟自新未可以一日終也非終者始誤也惟終者不悛也此兩者尚存乎人未可輕齊畏猶威也休猶寛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者言刑本威罪作意爲威則過嚴寛雖休

美作意爲休則過縱畏勿畏休勿休惟其敬耳三德謂剛柔正直即無畏無休也一人謂君也如是則君有福慶衆民倚賴安寧長久之道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託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選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

罰倍差獻平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告以所制祥刑也何擇非人言所當擇者莫如人

何敬非刑言所當敬者莫如刑何度非及言所當揆度者莫如刑獄之及也及即康誥我惟有及之及言不過求也兩造謂兩人爭訟者皆造庭也具備辭證皆在也師聽衆人公聽也五辭五刑之辭罪人所吐情由合于五刑者也簡精核也孚切合也正比當也不簡謂有疑也五罰罰金以贖五刑情眞律允者刑之有疑則使贖也過誤也所謂眚災當肆赦者也不當赦而赦則司刑者之病謂之疵官權貴也反報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也其罪惟均即以罪人之罰罰司刑者審克審愼克治勿忽勿怠也刑疑

有赦卽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卽正于五過也簡孚
有衆謂兩造師聽以衆爲信也惟貌有稽謂衆心服
否觀色可知也無簡不聽謂兩辭沓虛誕無可簡核
則置不聽也具嚴天威謂上帝臨汝也凡五刑必簡
孚無疑情雖當而微有可疑則赦其刑而罰金因輕
重爲多寡也六兩曰鍰二十四銖曰兩蓋銅錢之屬
古錢以五銖爲中百鍰約錢二千八百八十文餘可
推也閱實者閱視入金之數實滿所犯之罪也墨者
刻顙而涅之其刑輕故罰止百鍰劓割鼻罰倍二百
鍰也剕刖足倍差者加倍又差過之宮刑男子割勢

女子幽閉也大辟離其身首也屬者所犯之事不同刑皆類也上下比罪如比于大辟不足比于宮有餘之類律無正條比引用之易于僭亂僭亂謂獄辭附會文致與情相違即僭亂也勿用不行謂律雖當用而情禮時勢難行則勿用也蓋用而不得行所損必多不得行而必行所傷亦多惟精察之法乃可行上刑適輕以下六句申詳上下比罪無僭亂辭之意上刑適輕謂律雖重而情則輕如殺人者死殺奴婢則輕之類下服著不可強比于上也下刑適重謂律雖輕而情則重如竊財者徒而監守自盜則死之類上服

者不得強比于下也服被也如衣之被于身妥帖之意輕重諸罰謂五刑之贖鍰有權謂三千之屬上下出入稱情平施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但存哀矜敬畏之念卽是輕重上下之權世輕世重謂刑罰有古宜輕在今宜重有古宜重在今宜輕者如新國宜輕亂國宜重平國宜中繼猛宜寬濟寬宜猛之類惟齊非齊謂律本齊民用之又當緣情差等不可一切強齊也有倫理有樞要然後可與權而上下輕重得齊非齊之意矣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謂罰贖雖不至死而人已困極亦不可忽佞者折獄之口才良者恤

刑之善心良則無罰不中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謂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亦有非所從而屈從者俗謂逼招也如此者其辭參差須審察也本其哀敬之心明啟刑書與衆相占度勿隱勿偏庶幾于中平正直矣獄成而孚謂刑罰既定情罪允合也輸而孚謂罪人亦自輸服無不平之恨乃爲眞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謂如一人犯墨又犯劓既劓免墨之類按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五刑各舉其一耳他如所謂刵者割耳也椓斫也斷手足趾之類皆所謂五虐之刑也取生人肌膚而鮮割之與炮烙剖心刳孕之爲何異誠妖

人苗俗之事故舜宥之為五流惟怙終則殺經有明徵可信而俗儒執以為先王之法嗚呼何可以累先王也不以生割為慘而以罰贖為貪表己之廉潔而輕人之死命是誠何心然則三代聖人不除五刑者何世之亂也既不能偃五兵焉能廢五刑聖人雖不除之然不輕用之故康誥大誥若是兢兢爾逮穆王時天下承平久獄吏僭用乃作祥刑篇其疑者贖不疑者刑非廢刑也不得謂之養姦過則赦疑則贖非盡贖也不得謂之濫罰儒者必不許贖是申韓自儒者始耳烏可以累先王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申戒羣臣也官伯官長也族姓諸侯大夫各有族有姓朕言多懼謂刑罰民命所係言之且多懼而用可知也有德惟刑即德威惟畏之意天相民謂天所扶助在民也作配在下謂配合天意在下國之爲君臣者也單辭遂一清問之辭兩辭兩造爭勝負之辭

單辭清明而後兩辭可折中也亂治也截渡曰亂訟者紛爭上欲亂決之惟以無偏倚之心中聽于兩辭無以有護庇之心私家于兩辭則可矣私家者納其貨于家私庇之也獄貨非寶以下儆戒之辭惟府辜功謂聚罪以為功也報以庶尤謂降之百殃也永畏惟罰謂極可畏惟刑罰也非天不中謂人若不奉天以折獄未有能中者惟人在命謂人命至重也天罰不極謂枉罰天必報以庶尤而極致其罰必然之理也如天罰不極則酷吏無忌憚而庶民可妄殺納賄行私無所不至安得復有善政在天下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戒來世也今往何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豈非立德于民之中乎民之中卽民之心剛柔正直卽中也用中莫大于刑明哲之人惟于刑罰丁寧告戒致無窮之辭于後世以屬望于五刑之極極卽中也使用刑者皆中則有福慶矣嘉師善衆也猶言良民謂爾嗣孫受王之善衆其視于今所告之祥刑乎嗟夫能視罪人爲嘉師則犴獄皆祥刑矣

文侯之命

初周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而黜申后廢宜臼申侯率犬戎殺幽王而西周亡晉文侯與申侯共立宜臼于洛爲平王平王德晉侯而錫之命此其命辭也夫子删書錄此何也蓋方太子被黜依申申侯與犬戎謀殺王太子不知乎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申侯之爲果蠃也太子明知之矣知之而不能救則當赴難死不死則當終身不有位今殺其父據其位而歸德于立已者天理民彝絕矣文武之岐豐一朝淪爲膻土夫豈偶然之故昔夏商有

天下五六百年不爲不久以桀紂之虐亡之以文武周公之聖取之而不足何者天理民彝在故其時孤竹首陽東郊之多士猶足以維旣絶之命周自幽王上距文武纔二百五十七年數聖人培植之業一朝淪落如瓦解無他天理民彝盡也故其時有如申侯者爲之濟惡國破家亡父死賊手千年堂構一朝捐棄不思枕戈興復而喋喋效成周泰平文辭可謂泯泯無爲之甚者而晉侯亦靦面受之未有討賊復讐之効抑何以匡天子荅寵命哉紀綱廢弛虛文粉飾所以爲四代之絶簡春秋繼此而作矣說者謂聖人

于平王致屬望之意嗟夫賊父之子欲以何望或謂
法語舊典一二未泯今乍誦其辭則似而繹其旨則
支遁援引文王失類自敘遭亂欲隱諱而其情屈頌
文侯功德欲張大而其辭窮無大誥康誥意滿口重
之味學者可按覆而得也又稱臣不名而以字不伯
叔而直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誥未之有
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大誥以下諸篇是也又曰
中心慙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文侯之命是也
亦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黃姑存此以稽世變云爾
如謂能言文武之舊則自呂刑後百餘年間若宣王

中興南征比伐豈無訓誥足采者而獨存此乎學者
亦可以思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父同姓之稱義和文侯字。名仇天子命諸侯而不名
命可知矣丕顯文武言文侯能大明文武之德昭布
于上下也獨稱文王者豈以其嘗爲西伯今亦命文
侯爲伯與先正文王諸臣先祖卽文王也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

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
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造天丕愆遭天降大亂也殄資澤殄絕資生惠澤也
戎兵寇也純猶全也即就也與集通言多難幷集治
事諸臣皆遭時不利無老成英傑共事已不克勝也
祖父指同姓諸侯之尊者其伊恤朕躬言誰肯憂恤
我也又歎息言有能績理予一人使永安在位者乎
嗟夫驪山之禍東遷之役其誰爲之觀于此言而知
平王之志在得位而已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

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謂晉侯之祖唐叔肇始也言晉能法文武自義和始也會者合其離也紹者繼其絶也辟君也乃辟平王自謂也追孝猶繼美也文人文人卽文王詩云告于文人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也脩扞脩飭扞衛也若汝予嘉如汝之功我所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賚賜也秬鬯使祭告其先也彤赤色盧黑色簡用

賢也恤愛民也按諸侯有武功則王錫弓矢以表之詩詠彤弓書命文侯皆未有使專征伐之語後儒因西伯戡黎伐崇密齊桓晉文為侯伯摟諸侯相伐遂臆度為古禮子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典豈有治世而諸侯擅征伐者乎或疑錄文侯之命以重晉也夫晉莫盛于重耳之世重耳納襄王亦受秬鬯弓矢為侯伯亦有冊命而不錄故知錄文侯之命者傷平王之無父志周所以亡春秋繼此而作也

費秘誓

此魯公伯禽將伐徐戎治兵于費而誓師之辭成王初年周公留相王室伯禽就魯封詩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是時武庚倡亂淮徐屢畔周公連年東征寇近魯郊故魯公出師敵王愾也在平時諸侯無征伐而說者遂謂魯公爲方伯其譸張附會類此然諸侯之事以終書何也亦猶詩之有魯頌也天子降而思康侯周亡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故春秋因魯史以憲章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魯至三桓專而公室卑成襄以後五六公有奮然振作如伯

禽者則魯猶可爲而周公不衰夫子所以錄費誓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聊乃甲胄敿橋乃干無敢不弔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畫敜聶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初茭交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譁諠鬧也敝縫補也古者甲冑皆用革敹繫持也干
楯也所以禦矢石弔精至也鍛煉也礪磨也涅合縱
放也謂牧放牛馬于野也牿肄習而械繫之也如易
大畜童牛之牿備戰而教習牛馬于野加羈勒胥索
之類擭機檻穽陷阬皆以掩捕禽獸者杜絕之敜塞
之以便馳驟勿傷所牿之牛馬也常刑當得之刑馬
牛逸曰風男僕曰臣女婢曰妾凡有臣妾牛馬亡失
勿越遠追逐收者敬還之商賚商量其多寡賞賚還
者也越逐則輕進失伍不復則攘奪相爭寇至清野
固壘安靜不擾則敵不知所攻人心一紀律齊戰則

勝矣甲戌出師之日呼魯人者對敵命本國人之辭國外曰郊郊外曰遂言三者敵在一面則三面之人各具楨榦往築城壘防護也楨墻端當土之木榦兩旁夾版之木是日征卽是日築且戰且築也無餘刑非殺謂凡有不供築者雖人多不勝殺必皆刑之無遺也芻茭芻乾芻軍需尤急比不供築者罪尤重也大刑重治也按伯禽以新造之國綜理練達周密如此讀其辭勃勃英氣信哉周公之子昭定之季安得有君如此者乎

秦誓

秦繆公不用蹇叔之言誤聽杞子越晉襲鄭師無功還晉人邀擊敗之于崤此其悔過自誓之辭而繫之末簡何也秦地西周之地秦民西周之民終秦所以不忘周也魯守周公之訓好禮而過于柔秦據文武之基好戰而寡于禮周既東矣使魯能自立則周公不衰使秦能脩岐豐之舊天下其秦乎觀于書而知聖人之先見也故魯獨後諸侯亡秦先諸侯與千餘年後事若合符豈非知幾其神者與或者謂繆公賢故聖人錄其辭按繆公三敗不知止用孟明竟罔功

生受學于著人死殺其三良謚曰繆故其卒也春秋不書特以是篇有悔過之言取以終書終則窮窮則悔悔則新故易剥終則復復遠則迷一念迷悟而天下國家子孫黎民治亂係之故悔者窮之通也剥之上九碩果不食所以成言乎艮窮上反下爲萬事萬物之終始子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故不以人廢言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訖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波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批便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短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孽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羣言之首言之最要者也訖及也言悔情于已有過

若是其多方周旋責人之過斯易而不難惟受人之責者改過不吝如水之流是所難也引此以發自悔之端古之謀人老成練達之人不能遷就我之所諱忌今之謀人新進躁妄之士姑息將順以爲親信也雖則云然謂已往不可追也黃髮老人卽所謂古之謀人番番老貌旅力猶膂力言賢人不足于勇也仡仡勇貌射御不違言勇夫多材也截截利口也諞猶辯也以是爲非使君子易辭也皇猶尚也昧昧猶耿耿詩云不出于耿卽昧昧意介獨也一介猶一个斷斷無能貌猗語辭與兮通無他技無他材能也休休

和也。彥美士聖通明也。不啻如自其口出言心之所好不但如口所言也。職主也。冒𤸃蔽也。疾妒也。違阻也。殆危也。杌隉不安也。榮光也。懷安也。榮則不辱安則不危。一人言榮辱安危惟在所任之一人不可不慎也

尚書辨解卷八周書終

尚書辨解卷九

孔氏古文尚書篇目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盤庚本一篇今分為三文具前不復載）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以上第九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仰之命　周官

君陳　康王之誥分顧命後半完之文具前不復載

畢命

君牙　冏命以上第十卷

右目皆伏生本所無破裂不合者餘目見前茲不再列

孔氏古文尚書

孔氏尚書漢末之有也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得之獻上比伏生本多二十五篇漢孔安國爲傳并安國自序一篇古書序一篇共五十八篇皆古科斗文字故世稱古文尚書云漢劉向班固賈逵馬融鄭玄輩皆未及見其始末悠謬故難盡信

孔安國自序

按序不類西漢語西漢文字朴直此姸麗有六朝風氣後人擬作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漢之望古渺矣甚于今之望漢也漢文帝時去孔子垂五百年中間歷七國秦項之亂六籍存者蓋寡而孔子去文武所又六百年中間歷幽厲平王東遷五

霸十二諸侯之亂文武周公制作存者亦寡況復進而上之漸遠漸稀古竹簡記事難蓄易敗夫子已不能多得于古而況漢以下乎四代之書伏生所傳二十五篇已為天幸過此更侈譚三皇五帝風聞耳食恍惚烏有愈不足信矣左傳一書非丘明作了然而引以為徵同于道聽塗說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

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義

嗟夫吾夫子其亦不得見古列聖之書已矣夫子而得見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五六聖人之書一切翦棄不傳雖我後生有餘憾焉豈五六聖人言無一足存記乎必不然矣周末距羲皇所不知幾千年計上古文字點畫形象尚未備而焉有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簡札之浩繁者乎有之亦後人僞撰如今世所傳三墳八索皆淺俗無稽周禮職方亦非聖人

手筆大抵六籍自尚書二十五篇周易春秋毛詩外多後儒補緝雖不盡詭于經而要非古之完璧也明者辨之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百篇之說無所考秖據序爲言而序非古也按序周書三十九篇商書亦三十九篇夏書止四篇虞書多

至十五篇夫子憲章文武師周公讚易刪詩脩春秋正禮樂皆取諸昭代詩錄商頌不過末簡寂寥數篇故曰吾從周二代之禮能言無徵不應刪定憲章新故并存無別也況費誓秦誓又諸侯事則文武制作反少于先代安在文獻不足而吾周之從也殷書旣多則夏不宜特少夏少則虞又不應過多夏十七王四百六十年閒事纔得書四篇而虞以一帝六十年閒事上越千五百年得書十五篇然則虞舜文辭多于周公也豈其然乎竊意夫子所刪書亦應不多伏生九十老儒守一經末遂遺忘過半晁錯通敏儒臣

奉詔踵門卒業定非草草故授受精確無如此二十八篇其編次井然帝王升降之跡皆備增入孔書反覺龎雜其辭坱圠浩渺非秦漢以後雕鐫清淺之文誠哉上世完璞異代鴻寶淺俗未易拔識也取安國古文較之蒼素了然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此假託之說也漢惠帝時曾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固劉歆亦嘗言之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云遺巫蠱事未列學官未言傳畢不以聞也其所謂十六篇者在今二十五篇中否不可考但哀帝朝劉歆請置博士廷議不可大臣龔勝以去就爭師丹劾歆改亂

舊章則當時已疑之是用湮沒不傳好事者因緣僞
增至二十五篇託安國爲傳甚不足信也大抵漢初
獻書不言發自冢中則云出自壁間實多後人補撰
如論語二十[illegible]篇傳神之筆亦其門人記錄他如周
禮戴記儀禮左傳爾雅等書皆春秋戰國以來諸子
雜著非盡出聖人手昔文勝莫如周秦之季六經散
亡遺百氏侵牟千竇萬岐不可究詰孟子所謂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政非欵啟之夫也李
斯明習舊章吹洗深刻故自難欺計當世所焚坑非
必盡先王之典學古之士也有如鄒衍公孫龍蘇秦

張儀之徒縱横揣摩堅白同異之書亦自詭典刑雖二帝三王有不焚滅之者乎夫日月不毁而爝火易熄秦雖焚書而六籍至今在若夫放散淆亂百氏分任非獨秦矣炎漢初興購求煩瀰眞贋混收如孔書二十五篇自是春秋戰國以來陶冶之文三復成誦一覽可知伏生能記深與大篇獨忘此明白短章無是理也如二十八篇文字高古眞堪科斗二十五篇尋常豈爲科斗增重旣謂以今文定義義定文亦宜存以傳信不朽今義在而文不傳則弃其所謂科斗者愚亦未敢信其爲實有也

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安國旣承詔作傳豈有不報命之理巫蠱事非久旋定武帝方注嚮儒術表章六經未爲道息有詔必不致厥閣豈使已成之業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直待東晉後出容非妄與

孔氏古文尚書序

此孔書所傳尚書古序漢劉歆班固亦云孔子序書則古文未出先有此序矣今察其辭義疎畧而割裂舊章湊百篇之數尤爲鄙拙蔡仲默註書絀之是也愚按六經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僞而朱元晦弁詩序亦疑其僞詩序本眞而班孟堅劉子駿弁書序亦以爲眞易序卦非聖人不能作朱元晦反疑其僞皆無卓然一定之見夫序者直也作者有未明之志序以直之易無序卦則不知演易之意詩無古序則不知美刺之由皆篇中所未傳懼來者之無稽故著爲

序所以不可廢也如書序秖依篇中文義重複演說

不用固無傷此眞曆之分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〇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之嗣位歷試諸難

作舜典

按伏書堯典一篇並載舜事書成于虞故稱虞書二

聖際會一德終始故古史合典以別于革命之代後

人顧謂闕畧割愼徽下爲舜典非作者之意矣然則

舜禹又不同典何也曰舜攝堯禹未嘗攝舜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句九共九篇槀

飫

十一篇共爲一序九共九篇是一事作與九綛四代書無此體豈唐虞之際多文乃爾邪且九篇何至偕亡槀飫亦篇名槀勞也飫賜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伏書無禹謨而皐陶謨包舉益稷本一篇今別補禹謨割皐陶謨補益稷猶分堯典之膕也篇內絕無益稷語奚以取名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二篇伏書孔書俱有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伏書無孔書有按五子作歌之由已具本篇何用複

說若詩序自無此病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伏書無孔書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

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

汝鳩汝方

五目無篇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伏書孔書俱有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四目無篇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伏書無孔書有

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伏書無孔書有司馬遷作史記載湯誥與孔書異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按漢伏生書無此篇司馬遷何從得此其辭義散漫無味而孔書湯誥又與此殊可知當世偽書甚多皆因序目杜撰不獨張霸武成孔

安國古文而已

咎單善作明居

有目無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按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越六祀而後太甲嗣商制兄終弟及外丙仲壬皆大丁弟太甲大丁子繼仲壬司馬遷採世本作殷紀其說同今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間隔六年缺二王與孟子史記不合序之不足信可知伊訓一篇伏書無孔書有肆命徂后二目無篇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

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

　四篇伏書無孔書皆有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

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

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嚻[illegible]

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韍上于耿

作祖乙

　十目無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伏書孔書皆有按殷始居商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今復去耿故篇中云不常厥居于今五邦序附會經文槃謂盤庚五遷語欠分曉蔡仲默所以譏其謬也三篇一事故爲一篇孔書割爲三與太甲說命泰誓同湊百篇之數而已

高宗夢得說曰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夢得良弼記名畫象求之果獲事涉誕妄抑當時高宗知說賢欲用而神其事與猶詩言帝謂文王云爾序乃作此孟浪語伏書無孔書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按雉鳴鼎耳即祭祀所用之雉始陳鼎廟門外牲未告殺之先偶有此故以爲異今云有飛雉則是野雉自外來也序僞而無識類此肜日伏書孔書俱有高宗之訓有目無篇

殷始咎周周人乗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乗黎謂周伐黎以懼紂耳西伯必無此事伏書孔書俱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伏書孔書俱有錯猶失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此序謂武王十一年伐紂近是按洪範云十三年訪道于箕子可徵也說者惑于大戴云武王在位僅十年而此篇復有十三年春之文遂謂武王未嘗改元非也伏生本無此篇察其辭倨而俚後人僞撰也一月正月也戊午其日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奔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伏書孔書俱有按孟子云虎賁三千人當以孟子爲據序嫌過多故變千爲百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伏書無孔書有歸獸卽歸馬放牛然往伐歸獸不成語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伏書孔書俱有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有目無篇邦諸侯不成語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伏書無孔書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有目無篇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非周公自作如公作則小人之心矣序于此等

處孟浪之甚伏書孔書俱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伏書無孔書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目無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蔡仲默以誥辭似武王謂序不當稱成王非也康叔蚤封雖自武王而升爲牧伯以司寇監殷則成王時也王幼周公述武王命命之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二篇伏書孔書皆有其謂召誥爲成王作洛誥爲周
公告卜自作皆非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洛邑成而後遷殷士序說是也蔡仲默執以爲先遷
殷民後營洛邑無據序妄謂殷士爲頑民而仲默又
不非之詳見本篇伏書孔書皆有
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
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二篇伏書孔書皆有召公不悅語不明起後人之疑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伏書無孔書有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旣踐奄將遷
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二目無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
二篇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伏書無孔書有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
成王旣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肅慎之命○周
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

姑

二目無篇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伏書無孔書有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

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伏書逼爲顧命一篇此割爲二尸天子語拙豈以諒

陰爲尸居邪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伏書無孔書有作冊畢語不明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二篇伏書無孔書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伏書孔書皆有訓夏教諸夏也因篇中言三苗以肉刑爲夷狄之法云爾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伏書孔書俱有不序錫命之由但重數篇中物亦贅語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伏書孔書俱有

秦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文還歸作秦誓

伏書孔書俱有

以上通計目九十有八實存篇五十有八闕篇四十

孔氏古文虞書

郝敬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舜典離堯典後半充之不具載堯典完璧焉可離也既離則愼徽以下無緒另增此六語非堯典之舊也堯名放勳舜名重華故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蓋紀其號而繫之以名也此亦曰重華又曰協于帝則似以協帝釋重華也非名非事語不分曉詩云濬哲維

商。又云。溫溫恭人。又云。王猷允塞。易云。天下文明。皆舊語薈蕞成文。豈如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自然高雅

按司馬遷據堯典作本紀。亦無此六語。唐孔穎達正義云。梅賾上孔書時。舜典原無首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得之于大航頭。然則來歷曖昧。本不足信。今但虛心玩誦。自覺技指。如周易序卦。文王孔子所定。或于離者麗也下。增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此類造端。從來多有。讀者不可好信而不知辨也

大禹謨

古史簡要舜受堯終故虞書有堯典不復作舜典夏有禹貢不復作禹謨今別爲禹謨容非贅語乎其辭散漫不續而味復淺薄較臯謨猶懸解之于疏屬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名文命司馬遷本紀因之相傳舊矣今謂文命敷于四海非名非事語不分曉祗承于帝與敷于四海意不屬突引禹言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語與祗承于帝亦不甚屬黎民敏德與克艱意亦不甚屬

此後段段零碎集句成文前後氣脉都無管顧

帝曰俞允若玆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舍己從人與上段意不屬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與野無遺賢不屬信口道來語皆無著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突然此贊無謂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前後血脉俱不相屬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語勢浮汎無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德惟善政二語凡近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

爲九功。襲洪範五刑八政語。以九疇自禹出也。歌者勸民之辭。此段與上文亦不屬。欲起下文舜禪禹之事。綴入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三十召用。相堯二十有八年。即帝位三十有三年。是耄期之間也。按倦于勤非聖人語。堯老舜攝。舜受堯終。以天下之大與匹夫宰相行天子事。二十有八年。從古希有。故孔子贊堯蕩蕩則天。史臣以舜典從堯。二聖一體。古今不容有兩。謂

禹後然是後人之附會耳豈舜不若堯禹不若舜乎

事不可常雖聖人不相襲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種德謂行布德也此語近俚降下及也茲指臯陶念謂思其可用之人釋謂得人而此念釋也名言謂告之天下允出謂名副其實也此四語躁擾重複而無深味蘇軾但存心解然禹方讓功則與上文禪位意不接

帝曰皐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德罔愆以下語特熟爽似秦漢以後文字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按堯讓舜曰格汝舜格訓來後人襲用訓詁語也然前言格汝禹此又言來禹言格則感召尊崇之意備言來則狎呼之矣成允成功謂信能成功也洚水儆予孟子引之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載之陸續竄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先儒謂此十六字爲心學之要似也然自是三代以後語在禮記中庸大學孟子及南宋理學諸書則此

語爲名理在古神聖面授則爲贅言古人卽事是道別無有道可傳者世至春秋已晚孔子揚推斯文罕言仁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惟是庸言庸行五倫三德入孝出弟而道在矣其告顏淵惟曰克己復禮語曾參惟曰一以貫之與賜言卽不領畧亦惟不領畧故諸賢于道竟有實地聖人所以貴不言之教世堯命舜曰允執厥中盡矣與仲尼克復一貫先後同揆此外更加分疏便成枝指中本無象惟精惟一以求厥中亦是著象之語大抵言語一途惟宣布詔命開發事理至于道德性命一著言語便生墻壁故

易厯言象言數惟佛老譚空說玄愈微愈荒是以聖
人嘿識無隱不言而述無知而知兩端自竭故曰知
我其天況舜禹覿面相授有是哤哤者與其辭甚深
刻而其旨反淺狹酷似後儒理學家言愚以言而辨
其僞非以言不善而詆其僞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辭多而脉散可愛非君等皆後世語朕言不再先之
以惟口出好興戎無謂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枚卜歷卜也官卜筮之官蔽志斷于心也昆後也僉皆也習重也卜筮之法不待重吉也或謂禹謨非古則受禪之事缺矣夫禹貢九州攸同以下禹有天下之事備錫玄圭告成功容非禪受乎五臣相穿皋謨備矣禹謨益稷不誠贅疣乎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段因虞書舜分比有苗緣飾其辭耳苟不量其可而徂征則始行為輕舉舞干羽七旬而苗服則功成

爲[illegible]化。此後世伐原攻鼓之熟套，不可誣先聖。堯舜禹積德百有餘年，世躋雍熙，三苗之格，不在兩階七旬之舞也。古史記事，聖人刪書，典要可行，必無迂語。損益天道，因襲周易謙卦彖傳之意。歷山往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孟子引語，牽補殊乏自然。謂帝父母難格甚于苗民，尤不倫。鯀猶瞽瞍也，仁人孝子遭遇偶同，豈爲此言。大抵讀禹謨如搏砂，若皋謨，盛水不漏，眞歷懸殊矣。

益稷

本臯陶謨分帝曰來禹以下充數而篇中絶無益稷

語所謂范冠而蟬緌無謂也文具前不詳載

孔氏古文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徯奚上）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歌伯仲漢魏其典則敦厚不及十二國風而欲陵商周雅頌上之意淺響浮其弗及矣五子輒為五歌豈一人當一歌邪又似為題所誤矣冀方冀州帝都也關通也石鈞皆量名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關和平準意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

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羲和日官遒人聚衆宣令之官遒聚也俶始也擾亂也言日官首亂法也辰日月所會之次房當房星之辰集輯通和也日月相薄蝕故曰不和嗇夫郊野傳命之官馳走告變也

按此辭羲和所犯一獄吏之力耳何足以勤王師當時即有亂征其必有他故仲康承大康之亂有窮竊

命不討逐君之賊而征曠職之官乎未幾少康中興豈無一辭足錄而奚取于胤征其浮藻類左國無忠代朴直之味孟春遒人以木鐸徇路官師工瞽嗇夫庶人皆周禮月令之意援引政典先王未必有此刑玉石俱焚天吏猛火似後世露布檄文玉石俱焚非王者之師烈于猛火非天吏之德所以誅其首惡宥其脅從此爲周旋解釋而語終覺有疵末云威克愛允濟愛克威厥功又似尚猛矣豈有不能愛而能威者乎

孔氏古文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怡爲口實

此因湯誓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之語而緣飾爲慙德也夫聖人奉天伐暴何慙之有心慙而强爲之非聖人行事有慙而倩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此等語意發自論孟以後

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爽厥師言明于人情也師衆也簡賢附勢謂小人在位也實繁有徒言衆多也苗有莠粟有秕言不相容也蓋指夏臺之難用人惟已視人之能猶已出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一段本孟子引古書小變其辭牽綴在此而古語自別突入此段上下文勢梗塞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語近俳偶四代之文少有此體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

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都無釋憖意通篇集句成文自五子之歌以下二代
書都似一律辭雖佳要之非古

湯誥

按司馬遷作殷本紀別載湯誥與此辭異詳見序彼
辭散而淡此辭麗而婉然皆非古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
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
猷惟后

惟皇數語自蒸民詩創始孟子拈出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徒)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臂)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允)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叨)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依論語所載湯辭敷衍補綴然不如論語簡質讀湯誓自知二誥淺泛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後世敘事語法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引伊訓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此等語意渾含是古人口澤假手于我則薄俗語矣凡孔書所載傳記引語皆牽强塡補痕迹宛然按孟子云舜卒于鳴條堯典云舜陟方乃死史本紀亦云舜南巡守卒于蒼梧之野然則鳴條其卽蒼梧邪孔註云鳴條在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亦據孔書耳未知是否孟子作牧宮爲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

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
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
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
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
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
不德罔大墜厥宗

按伏書諸誥及䂓開諭動數十更端未已意滿胸臆吶吶如不啻口出于結濇中見古人天真若二十五篇文彩歷錄音韻鏗鏘徑情直發一往便縱秪似後世箴頌教令語雖正而響盡意竭無復黯然之思左國下至漢魏不乏佳篇何必三代也三風十愆睚眦盛氣亦不似聖人語意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壁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諟與是同忠信曰周昧爽天初明也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銜弦處此章語亦浮汎所以告戒嗣王者

甚徐何至見放禮記大學引顧諟一語章首緣入增先王二字緇衣引惟尹躬先見三語坊記引辟不辟二語緇衣引無越厥命及若虞機張三語皆真古書前後卽不類故知多後人補緝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 壁 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换 既往背

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孟子引天作孽四語真伊尹訓辭今若為太甲語是以被放為孽以歸亳為追辭旨淺陋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以上三篇無一語切當時事情任教何王皆可爲知爲伊尹訓太甲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訓以下五篇辭皆淺泛無古人抉扎沈冥之意列之禹謨湯誓盤庚間絕不類其非古書無疑也篇名咸有一德似是較數故曰咸有猶各擅一長云爾今所言皆純一意則伊尹不合自矜與湯咸有此一殆後人依題擬撰遂揀湊砌而乏天眞

盤庚上

讀盤庚自知仲虺誥以下諸書為贋作古今文辭手神氣骨天壤懸隔何可相亂也此書本一篇今分為三自首至罰及爾身弗可悔為上篇具前申命雖有次第而遷亳本一事故併為一篇如洛誥合數事為一篇亦本營洛一事也

盤庚中

自盤庚作惟涉河至永建厥家為中篇文具前

盤庚下

自盤庚既遷至末為下篇文具前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按論語子張問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本周書無逸語此節變化其意而譸張不情亮明也陰闇也居喪之名猶言昧爽愁慘不分明之貌漢儒作梁庵爲倚廬鑿也亮陰即是宅憂言宅憂又言亮陰因襲訓詁成誤耳三年不言謂居喪三年不親政不發號孔

子云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之謂非箝口不發聲也
今云既免喪不言羣臣强諫終不言但作書告自謂
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代言則迂誕甚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曰築傅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夢由想生或有之謂圖夢中形象求得則妄矣惟夢
之信不試其可而爰立作相豈明主用人之法與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始至遽命作礪作舟楫作霖雨甚造文又無一言切帝賚事何以別其爲命說也若藥不瞑眩二語古雅孟子引之若跣弗視地二語卽不倫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

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禹謨云惟口出好興戎此言口能起羞不獨甲冑能興戎也勿以衣裳爲安當以干戈自省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惟厥攸居卽安汝止意政事惟醇卽德惟一意王忱不艱謂王信行難卽不難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卽論語時習而說意歟敎也半謂半由學半由教未可全倚師訓也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近代語意按說命伊訓太甲諸篇辭義俱可轉移通用古訓眞切國史典要定不浮泛孔氏商書十篇都似一手耳

尚書辨解卷九終

尚書辨解卷十

孔氏古文周書

泰誓上

泰猶大也武王伐紂大告諸侯之辭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按序云十有一年近是此謂十有三年者因洪範云十有三年訪箕子以爲武王訪箕子卽釋箕子囚之日其釋箕子囚卽誅紂之日而附會其說非也武王伐商下車訪道惟日不足誠有之而箕子宗國新喪豈肯卽言故史記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

以亡箕子不忍言而洪範亦曰王乃言非即問也又曰箕子乃言非即告也然則殷亡紂死非箕子陳洪範之年十三年作洪範十一年伐商近是孔子曰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未嘗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再舉也孔穎達疏義因武王未受命之說引大戴記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而小戴記謂文王九十七終武王九十三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有三八十四即位九十三崩在位僅十年故謂十一年十三年者皆承文王年數文王以虞芮質成之年受命改元九年崩武王立不復改元故終喪觀兵適

文王九年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合之爲十三年此說謬也文王以臣節終孔子稱爲至德蔑無受命改元之事虞芮質成亦何足爲受命之符詩言文王蹶厥生未嘗言改元而武王嗣君新立自古無不改元之禮若謂武王承考亟于卒事不改元則是文王以不亡商爲恨而武王以亟得天下爲快也豈二聖宅心行事其言文武壽年或不謬而武王即位早晚歷數多寡實無所據若謂文王十五生武王先又生伯邑考則文王以何年婚入道謹始嘉禮以時未必太早若謂武王後文王止十年崩則洪範所稱十三年

與金縢云伐商後二年豈皆謬邪大抵漢唐諸儒說經秖憑雜記風影牽合今當以洪範十有三年爲正而序說十一年伐商近之序先出或有所本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三代以前無夷族之刑罪人以族自秦始耳命我文

考肅將天威附會末年受命改元之說文王無受命
伐商之心矧有是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此因序十一年而附會爲觀政之說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夷居平居也既于凶盜卽箕子所謂殷民攘竊神祇
之犧牷牲用以容也罔懲其侮不止其慢也天佑下

民七句。取孟子引書辭塡補前後不屬。本謂命德討罪。天下不敢違。此爲武王自言曷敢有越志。語意未順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受有臣億萬。因襲大雅文王之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詩蓋誦文王之功。甚言商人之衆耳。紂有三仁不能保。掃境內之衆。亦不能億萬有臣三千。因襲孟子虎賁三千之語。周家之衆。何止三千。都非實錄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

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底致也天矜于民等語皆膚淺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古泰誓亡矣此辭補綴雜亂無序謂已有天命及受

有億兆夷人等語皆膚淺孟子引泰誓云我
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王曰
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古書稱贊武
王之辭牽補不合轉作武王戒飭軍士語云無或以
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百姓凜凜危懼
與孟子引書意矛盾不應孟子反歷邪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殺戮毒痡敷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斮斫同紂見冬月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

賢人比干也紂謂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視之二說多後人因事附會祝斷也迪勉行也果毅斷以致勇無猶豫也登成也顯戮戮示衆也愚按聖人舉大事當君臣之際處萬不得已之時勢天命已集人心已會興亡行止間不容髮何暇瑣瑣脩文瀆告多辭辯惡誠可誅民心誠欲亡紂應天順民取之而君臣之義自在何必指摘宣揚倨侮忿厲之甚牧誓較湯誓激切矣然先後詳畧猶有體要近情此三篇煩複瑣碎不如牧誓簡正牧誓猶稱王而此直斥獨夫受畧無顧忌末引文王尤爲失類文王不忍伐商志表千古

使文王欲王商亡豈待武王又使武王欲取商豈在十一年後文王可已故以臣節終武王不可已故末年受命亦非其本心而況以累文考乎作者誤于文王末年受命之說其無識不足怪而其厚誣聖人不可不辨也苟武王伐紂忿憤如泰誓矜誇如武成何以爲武王故論者有武王非聖人之疑又謂文王見辱故武王擒紂釋諒闇而即戎載木主而示迷武王於紂有怨讎此皆起于誤信泰誓而不察其爲僞作耳

武成

舊說此篇記武王既伐紂成功之事孟子曰吾于
成取二三策蓋古有是書亡而後人　　世僞武
成不獨此一篇耳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
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月朔爲死魄二日爲旁死魄三日爲哉生明望後爲

旣生魄月爲陰陰精爲魄鄉飲酒義曰象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

禮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追王大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則武王存日古公

季歷未嘗稱王皆周公制禮承先追尊而武王克商

匆匆旬日間與友邦諸侯名分未定輒加祖考王號

柴望大告不已急乎孔子稱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

二以服事殷奈何伐紂之事動援文考世儒謂禮大

復讐武王讐父怨禮也果若比則夏禹將不得爲孝子乎君臣之分筭于天地疾風暴雨物逢天札其若天地何父子君臣義與恩敵武成戴記後儒之曲說也九年大統未集因于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繼世不改元之說而附會之文王欲集大統何待九年武王雖誅紂而祿父猶封誠不忍果于亡商也必若此辭武王之欲代商何其亟乎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
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承厥志謂承文王之志也果爾則伐商誅紂皆文王
之意與武王無預豈其然乎有道曾孫自誇不似聖
人語逋逃謂罪人亡命者萃聚也魚聚曰淵獸聚曰
藪仁人謂十亂輩肆予東征以下孟子引書辭舊云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今改爲昭我周王
天休震動則陋矣武王方告神往伐而先言此無謂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敘事曾拙綴舊語爲文而無次第世儒貫解釋訂正終不悟其爲贋也漢世有張霸者僞作武成又作他書數十篇自孔書出而霸書始廢然以霸易霸千年

無具眼人可笑也

旅獒

舊説武王時西旅之國供大犬召公作旅獒犬高四尺曰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伏書底字與抵通或訓定或訓致孔書底字專訓致字書云底上無點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此篇辭義較切。狎侮數語。亦無譎以召諳律之定。知此非召公語。召誥語淵塞而神情溢出。此辭句句整齊。

揀選甃砌不似召誥天趣忞宕也

微子之命

舊說成王旣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商祀此其冊

命之辭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語浮汎而少筋骨輕換數字凡命皆可用

蔡仲之命

古蔡仲之命亡矣按春秋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後人緣此補亡然左傳謂成王殺叔周公哀其父錄

其子爲請于王迹情可信此書直云周公致辟管叔爲千古好事之端可恨也餘辟金縢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後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刑辟謂周公致辟管叔作僞命誤後世無窮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人亦不求謗無故遭謗者多矣雖流言何傷即成王疑公公避則已何遽至甘心于兄此天理人情所必無金縢大誥歷歷足據俗儒信聖人不如信僞書可怪也餘辟金縢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輒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周公而為此遠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此戰國以來處士之橫議司馬遷無識信為實錄後世薄夫遂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書為口實而周公為戎首矣鄙儒談經若此奈何不受焚坑之報乎後之讀書者可以惕然省矣篇首序事煩瑣非三代史筆郭鄰語杜撰猶言郭外附近郊遂云爾僞傳以中國外地名附會可哂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命諸王邦之蔡謂命于王邦然後就封郎篇中侯爾

于東往卽乃封之意孔傳謂叔所封圻內之蔡仲所封又淮汝之間夫蔡惟淮汝而已篇內所云皆歸國語非如後世關內侯之比也傳特以其爲周公卿士附會之然未有冢宰官屬用諸侯者也始嘗爲公卿士後旣受封焉得謂命之圻內之蔡不歸淮汝乎按禮天子之卿大夫士未分封者受地圻內惟周公留相王室伯禽歸魯公仍食邑于周則稱周公若蔡叔封蔡已就外藩惟朝覲或有邸第在京師而旣得罪則併蔡邸亦當削除矣況復有王邦之蔡邑可以命其子者乎矧命辭如傳所釋其爲後人揣度附會

愈明矣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皇天以下語泛

周官

先儒疑周官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謂周禮爲周公未成之書周官爲成王已試之法不知周官周禮皆非古也不足以相徵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後世語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不惟其官惟其人偶然語千古良謨故言不在遠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古名世正己格物如伊尹周公凝亮忠勤職司即道德民物即燮理舍職分民事外更無有道可論陰陽可燮理者也有如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燮理不

足又設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
中後世淸譚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
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合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
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
于方岳大明黜陟
一代典制當世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
舉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其所爲周官者耳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
乃不迷

學古入官後世事後世語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
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
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漢以後勸學語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麗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著意摹古而風骨殊不類或云名理法言豈得盡斥爲僞夫子所辨者辭耳理無古今彼所以欺後世者惟以辭也

君陳

舊說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治洛邑此其策命之辭按十亂未有稱君陳者殆周士之後進與成王既以東都爲重周公既薨即宜使召公召公老即宜畢

公何待君陳卒康王乃更以畢公代君陳乎故可疑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論語引書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二語似為言孝發以為命官發端之辭不協既云令德孝恭又云惟孝友于兄弟既云克施有政又云命汝尹茲東郊語勢雜亂補綴甚明鄭康成以君陳為周公子附會之豈周公子卒而後命畢公代之乎先新進而後老成非用人之序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至治馨香以下皆錄舊語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嘉謀入告可也必以歸君此人臣自用之心非人君

所以教臣君善歸美郎不善歸過是導之諛也豈賢

王之訓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三細不宥謂姦宄敗常亂俗三者雖小不宥也凡刑

之設孰非以是三者乎無是三者則無刑今不論其

情終非終但以三者槩之則罪人之獲宥者少矣矧

曰細乎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忿疾于頑因序有遷殷頑民語襲用之周公實未嘗詆殷士爲頑也說見多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康王之誥

此篇分顧命後半充之自諸侯出廟門俟以上爲顧命自出在應門之内以下爲康王之誥按康王出見

羣臣卽在受顧命之時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內語脈不斷豈可分爲兩篇辭具前不復載

畢命

舊說康王命畢公代君陳治東都此其策命之辭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斐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按漢書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是時古文未出已別有畢命矣果孰爲眞古書乎其不可盡信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周公未嘗以殷士爲頑民附會序謬耳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闕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密邇王室東郊近王城也十二年曰紀懋德茂之

德也克勤小物能謹細行也四世文武成康也祗

言敬法其訓也嘉績多于先王美功積累多于先王

之時也瘝病也禍淫之意殊厥井疆不使與善者同

處也圻畿通邊界也按正色率下垂拱仰成皆後世

語畢公輔相四世元老命辭煩瑣不似託重老成人

語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東漢人語意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

流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後世事後世語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誇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以後語論政亦迂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

　非歌非贊語語四字氣緩弱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脩惟周公克愼厥始　　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
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多辭鮮要大似訓蒙士不類託重元老語

君牙

舊說周穆王以君牙爲大司徒此其命辭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大常

無所指名而第云乃祖乃父譸張之言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誦四祖之德。云文武成康。辭甚簡畧。正是異代語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祁大也。禮記緇衣引夏暑雨四句。孟子引丕顯哉四

句皆真古語竄入錯綜宛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亟言乃祖考既不舉其姓氏又不稱其先勳職事所以爲劝

冏命

舊說周穆王以伯冏爲大僕正之命辭也按史穆王非賢君也其父昭王南征不復不能問而使後世霸者借以爲辭車轍馬跡遍天下槃樂之王也夫子删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後世遂僞增君牙伯

冏聖人何取于穆王而錄其辭亦多于成康乎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出入起居四語太庸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格其非心不似訓臣語尤不似穆王語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按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穆王晚年用造父爲御盤遊無度苟僕正得人何至于此滋其假託而不核其實故也

尚書辨解卷十終

時萬曆乙卯孟冬京山郝氏刊刻